

自觉阅读三境界

赵潞梅



一把尺子难以丈量人生

朱天艺

今年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我有幸受邀参加了在小店区汾东剧场举办的“远山的书写：如我所见 与你共鸣”读书主题活动。作为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的一名教师，与高校、文艺界人士就“AI时代该如何阅读”“读书与写作”“阅读与育人”“读书与未来”话题对话交流中，我深感，自觉阅读，意味着一种责任，既回应世界，也向未来传递声音；既认识自己，也增进情感联结；既汲取能量，也创造未来。阅读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人的面貌，也会影响整个时代的气象。

回应世界

美国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在一次围绕“阅读还有未来吗”的主题访谈中谈及，好的阅读意味着一种责任，因为它在“回应”一种期待已久的声音。

当一名作家坐下来写作时，他不是在进行一件自我独立的艺术品，而是要创造一个与人们分享心灵求索的机会。正因为相信人类可以做得更好，他们尽可能地留下了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声音。又如百科全书派思想家立志将世界上的知识传于后人，让人们因为更有知识从而更有道德，也更幸福一样，通过阅读，世界各地的知识传承帮助人们赢得了更多的生命尊严和人生价值，也激励着后人去传递属于自己那一代人的力量和梦想。

在时间和注意力变得越来越碎片化的时代，那些把阅读

读作为发自内心的自觉行动的读者，不靠算法投喂，不依赖AI辅助，而是主动选择，清醒笃定地去探索世界，回应前人的智慧，这是阅读这项思维活动最有魅力之处。AI的信息处理和数据分析，并不等同于人对世界的认知。那些书籍中蕴藏着的人类普遍经验和智慧，正是由读者阅读思考、实践、重构，代代相传，并将人类送向更远的地方。

双向奔赴

凭借自觉阅读，我们可以不断打破自身的经验惯性，扩大对于人生的理解，也更深入地了解他人。一个期待体验宇宙无限魅力的人，会浏览世界各地的书籍，去与更多心灵相遇，体味更多真情与希望。

在阅读过程中，我们会借助作者细腻的笔触感受表面上千差万别的生命背后相差无几的内心世界。有人说，每回读《红楼梦》，都像回到了少年时代，仿佛能从大观园里呼吸到青春的气息。跟随在大观园里游走的宝玉，我们遇到了独自蹲在蔷薇架下暗自神伤的龄官，她用发簪在地上反复画着“蔷”字。借助这个情节，我们感受到了处于爱情煎熬中的人们无处言说的思念，也借助宝玉对于“人生情债，各有分定”的觉悟，领会到独属于每一个鲜活青年男女内心的牵绊。

阅读拉近了我们与世界的距离，也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

的情感关联。在文学的天空下，作家为人们召唤回了逝去已久的情感，也为人们勾画了未曾出现的情景，带领人们去辨认、去寻找、去分享、去狂欢，开启一程又一程的精神还乡和情感体验。试想，假如没有瑰丽的科幻世界，仰望星辰大海的人们失去多少想象的疆界和心灵共振的回响，就像科幻迷中流传很广的玩笑：“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如果我们都读过《三体》，好了，那我们就是朋友了！”

万物皆书

身边的一位朋友说，自觉阅读不一定是读书，也可以是读一个人，读一条河，读一座山，读沉默中藏着的那些话。阅读确实不是咬文嚼字，阅读是一种能力，是学会看见和聆听，是学会感受和思考，并用漫长而孤独的精神追寻来汲取生命绽放的营养。

对于青少年来说，也许读书是任务、是作业，但是日后在成长之路上回望，就会发现阅读是给自己搭的一座座桥。过往的种种积淀，我们读的书、写的字、做的梦、遇到的人和经历的四季轮回，都是汇向未来的溪流，也都会化为一个个路标，帮助我们走出困境、应对挑战，陪伴我们走向新的旅程。

当自觉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阅读本身就是收获，当我们的生命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变化时，我们的气息也会改变世界的气质。



为乡亲作一别传

乔傲龙



作者介绍：乔傲龙，高级记者，历史学博士，曾长期从事媒体工作，现任教于山西传媒学院，著有《井天集——乔傲龙评论作品选》等，散文作品发表于《山西日报》《太原晚报》等媒体，《故乡有此》获2022—2024年度“赵树理文学奖”散文类。

2023年仲春，《故乡有此》(三晋出版社)落下最后一笔，我的人生仿佛终于翻过了一页，乡思如故，而痛已不再。那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就像伤口结痂而脱落，对远方的牵挂瞬间不再扎心，变成了一种抚慰人心的暖意。

大学毕业30年，这是第一次涉足纯文学。原本只是《太原晚报》副刊编辑的“命题作文”，没想到“奉旨填词”竟演变成一次自我救赎，或者说，一次疗愈心灵的精神透析。

打个比方，不太恰当。假如一个人自幼就被拐走，于他而言，他乡即是故乡，自然无所谓乡愁。又假如这个人一直被家乡“奶到”成年，羽翼丰满之后，野心和脚步注定属于远方，家乡留都留不住的。而十来岁的少年最是“移栽”，怎么形容呢，就好比还未准备好过冬的棉衣，突然一脚就踏进了冰天雪地，吃奶的孩子突然被强行断奶，那种失根的感觉不曾失怙，毫无还手之力却又不得不独自面对的绝望，不仅会伴随一生，而且容易留下病根。郁结在心头的不是为赋新词的愁绪，而是实打实的伤与病、苦和痛。

过去数十年间，无论置身何处，谭坪原上的沟壑梁峁，那个蹒跚独行于其间的少年，时时与我不期而遇，连做梦都被他尾随穷追。一旦遭遇偷袭，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躲进酒杯——醉酒等于装死，酒醒则相当于强制关机之后的重启。说来也怪，一个中文科班出身的人，竟从未想过求助于文学，直到2022年的7月。

成全《故乡有此》的，一是《太原晚报》的“乡愁”专栏，应下了就得坚持，开弓没有回头箭；再就是特殊时期腿脚不便，无法出门去呼酒买醉，正好关门闭户，一头扎进过往，万千心思一股脑付诸文字。

抒写人与自然的互洽共生

——诗集《塞土》读评

梁志宏

山西“80后”女诗人希冀近年来诗歌创作风生水起。她赠我诗集《塞土》(山西人民出版社)，在扉页题句“塞上无所不有，聊赠一枚诗”。其实塞上很富有，这部诗集也有着厚实的分量 and 质地。

希冀是左云农家堡人，她以贴心炽热的情感，抒写养育了她的故乡，写五路山、十里河，以及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的乡亲，运用熟悉的群山、羊群、石头、花草等独特意象，朴实且有现代意味的语言，描绘塞北的山水风物和众生的生存状态，呈现人与自然互洽共生的诗意图景。

多首诗《苍黄》，以具有爆发力的语言，展现塞上深秋“把拥挤的山脉，隔离、修整、粉刷……一律苍，一律黄”。她写叶落“是天地间一曲荡气回肠的骊歌”，写雁飞“是黄河岸口纤夫的排走”，写山路弯弯，迂回隐忍，“每一条都像祖辈的足迹”。诗人思贯古今，及物更及人，写堡口瞭望远方亲人的妹子、山石碰撞父亲耕地的犁铧、油灯下母亲把五色丝线纳进鞋底的思念。苍黄是塞北山川和百姓生命的底色，也为诗人笔底铺了一层苍凉和坚韧。

我更好好组诗《小河家口》，每一道沟梁都面带桃花。希冀欣喜于故土的山花水木，“没有比这里更动情的人间了”。其中的《河山》，诗人吟道：“小河家口/用两座峻岭、二十七眼清泉/请来江南的婉约/痛饮塞北的豪放”；而且深情

表白，“我要用李白‘相看两不厌’的痴醉/做一回山岭的情人”。中国传统文化向来主张“天人合一”，“相看两不厌”正是这一精神的审美表达。希冀在此引用，表明了关注人与自然的互洽共生的美学态度。

这部诗集短诗居多，语言在硬朗中多了几分温和魅力。成名作《石头》四节十行：
东山头的那些大石头/和羊信一样平平稳稳/从拉站蚂蚱的斗鸣里坐进夕阳昏睡
南河湾的大石头，被水冲刷成/流年断章，小石子/被起水花，散成陈年旧事

家门口的石头属于父亲/种地回来，打赤脚坐下/把脚上的泥土磕落在记忆的梦里
每一块石头，都有搬不走的地方
诗人借助山间河湾的石头，描绘山里岁月的沉稳和流动；笔触由远及近，由景及人，落到父亲劳作归来坐在门口石头上休憩和遐想。石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故乡的“指代”，最后一句石头“搬不走”，于是化作诗意丰盈的花朵和果实。

这部诗集亲情诗占有相当比重。几首追忆早逝母亲的诗，读来更为动人。《蓝头巾》和《那年》，作者写儿时“一个小影子站在村口瞭望/直到她亲爱的蓝头巾/从遥远的张家湾又飘回南家堡”。《沙尘暴》如同一幅浓重的人物油画：“一

别让套路偷走童真

马三寒

我写儿童小说，深知独特与创新该多么重要。从事“快乐读写”教学三十多年，我以守护孩子的本真为根本，引导他们观察生活、独立思考、读透经典、勇敢表达自我，让文字里盛满孩童的灵动与天趣。

这几年，一个怪现象戳痛了我。小学三四年级刚来的孩子，眼里有光，想法新奇，笔下满是天马行空的童真，可是学着学着，一两年后，这份珍贵的创造力消失了，提笔茫然，无话可写，沦为应试写作的“木偶”。

我一打听，原来是家长们抱着提分焦虑，让孩子跟我学的同时，又给他们报了各类“大语文”培训班，让本该自由生长的读写学习，沦为应试套路的训练场：古诗文死记硬背，阅读题照搬答题模板，就连作文也被框定在固定结构、标准立意、满分句式里，所有表达都围着“得分点”转，全然不顾孩子内心的真实感受。

教育本该是滋养心灵、培育独立思维的沃土，如今却被啃食得千疮百孔。这些以“提分”为幌子的培训模式，将读写趣味化变成标准化，把独立思考、真实体验、自由表达这些教育的核心根基，一点点剥离。所谓的答题规范、写作套路，看似是帮孩子走捷径，实则是在一步步扼杀他们的创造力，废掉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

当孩子被反复训练“什么是标准答案”“怎样写才得高分”，他们渐渐学会揣摩出题人的心思、迎合阅卷人的喜好，再也不敢写下自己真实的想法。原本鲜活的文字，变成了千篇一律的套话。原本灵动的思维，变成了按部就班的机械反应。这根本不是教育，而是对孩子的驯化，是用分数的枷锁，锁住了孩子表达真我的勇气，磨灭了他们与生俱来的创造天赋。我在课堂上极力启发他们勇于创新、表达真我，别写那些华而不实的开头结尾，有的学生“忍无可忍”，直接喊：“不行，会被扣分的！”

这场功利化的教育游戏里，所有人都在做着看似“稳妥”的事，却没有一个人真正站在孩子成长的角度，守护他们的独特思维与创造力。

我们要根除骨子里的应试执念，真正回归教育常识与成长规律。教育从来不是制造标准化的考试机器，而是培育有思想、有真情、有独特灵魂的个体。

读写教育的本质，是让孩子用文字安放自我，用表达连接世界。别再让冰冷的答题模板、功利的得分套路，毁掉孩子最珍贵的创造力了。珍爱他们笔下的童真，守护他们心中的真我，别让功利掏空教育的初心，磨灭孩子本该闪耀的写作光芒。



块方头巾罩住北方婆姨的春天/娘扛起铁锨，去水库的坝上/去山梁上……”诗人为之感叹：“这么多年过去，很少再记沙尘暴/却总有一块蓝头巾，扯着春天/惺惺地，疼。”蓝头巾意象无疑是母亲形象的点睛和神化。裹着蓝头巾的母亲和一群裹着各色头巾的妇女，在风吹日晒中劳作，在青黄不接的日子散在田野挖苦菜，撑起了农家岁月的半边天，这不正是女娲补天神话的现代版吗！

故乡山水动植万象，在诗人笔下闲适自洽饶有兴味。十二行诗《吃坡坡上有群羊》虚实相映：“他们举着人间最温暖的灯火/降水洗濯黄土的黄，青草的青/毛无杂色，似怀揣山药蛋的/塞北汉子，白亮亮的感情。”山村生活气息扑面而来，结尾两行更具抒情意味：“羊鞭把夕阳赶下坡时，朵朵流光/微暖，却足以点亮一个村庄。”一幅夕阳下羊群归圈的画卷徐徐铺展。

希冀穿行在故乡山水和县城都市，经历着农村脱贫和加速城镇化的巨大变革，她礼赞这一历史进程，也不回避城乡的差异碰撞、现实生活中的困扰。《茫然的羊》从一群羊被装进四轮车后斗眼里的茫然，想到“背起行李出走的庄叔，二后生和柱子……”对打工者进城讨生活寄予悲悯。多首诗《我心爱的花朵，在故乡》，酣畅淋漓地抒发游子对故乡的一往深情和灵魂的洗礼，其中第6节用长句抒怀：
城市的药片，虫流，尘灰……已让一个山蛋子的内心斑驳，虚脱。爱的山体几欲坍塌
我心爱的姑娘，此刻借着北斗星的指向，我又回到了故乡——/牛羊糞的味道最贴近大地。/土砾和山花的爱恋无需花红柳绿的点缀。/我们交付出彼此最真诚的灵魂。

诗人揭示出城乡二元的碰撞与和解，灵魂也在自我修正中得以升华。
希冀谈《塞土》出版后的创作设想，表示进入一个沉潜期，要“尝试抛开地域，诗句更有哲思，更有生活味”。希冀是有想法和蓝图的，“抛开地域”不等于抛离故乡塞土这条根脉。期待她能走得更远、更高。

